

中華傳世奇書

第十卷 中華諧謔十大奇書

第一部 笑林

第二部 启颜录

第三部 艾子杂说

第四部 雪涛谐史

第五部 解慍编

第六部 笑府

壹百部

407912

《中華傳世奇書》

第十卷

主編 張宏儒 羅素

中華諧謔十大奇書

團結出版社



204079120



中华谐谑十大奇书第一部

笑

林

〔魏〕

邯郸淳
撰

《笑林》导读

中华民族，是一个幽默乐观的民族，中国人，喜欢听笑话，也善于讲笑话。在中国，笑星可能是最能受到欢迎的人，无论在何时，无论在何地。同样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总少不了要涌现出二三出类拔萃的笑篓子。阿凡提就是其中一个。阿凡提等之所以能成为令人捧腹的笑篓子，重要的就在于他们的心腹中装有数不尽的笑话。这些笑话，其实并非一时一地的个人创作，相反，它们多半是历朝历代笑话精品的延续。早在汉魏时期，我国就有了第一部笑话集：《笑林》。

《笑林》，邯郸淳撰。邯郸淳，一名竺，字子叔，颍川人，官至博士给事中，其传附《魏志·王粲传》后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《笑林》全书为三卷。后来可能被增益成十卷。宋吴会《能改斋漫录》卷七云：“秘阁有古《笑林》十卷，晋孙楚《笑赋》曰：‘信天下之笑林，调谑之巨观。’《笑林》本此。”再后来，《笑林》又可能散佚成一卷，明陈禹谟《广滑稽》卷二十二即录《笑林》一卷共13条。现据马氏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、鲁迅《古小说钩沉》等书，录得数条。

该书现存数量虽然较少。但却不乏笑话精品。比如：“甲与乙斗争，甲啮下乙鼻，官吏欲断之，甲称之自啮落，吏曰：‘夫人鼻高耳，口低岂能就啮之乎？’甲曰：‘他踏床子就啮之。’”又如：“汉世有老人，无子，家富，性俭啬，恶衣蔬食，侵晨而起，侵夜而息；管理产业，聚敛无厌，而不敢自用。或人求之从丐者，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，自堂而出，随步辄减，此至于外，才余半在，闭目以授乞者。寻

《中华谐谑十大奇书》

分卷书目

- 第一部《笑 林》……………〔魏〕邯郸淳 撰
- 第二部《启颜录》……………〔唐〕侯 白 撰
- 第三部《艾子杂说》……………〔北宋〕苏东坡 撰
- 第四部《雪涛谐史》……………〔明〕江盈科 撰
- 第五部《解愠编》……………〔明〕乐天大笑生 纂辑
- 第六部《笑 府》……………〔明〕冯梦龙 编
- 第七部《笑 史》……………〔明〕冯梦龙 纂
- 第八部《笑 典》……………〔清〕铁舟寄庸 纂辑
- 第九部《笑得好》……………〔清〕石成金 撰
- 第十部《笑林广记》…〔清〕游戏主人 纂辑 粲然居士 参订

笑 林

吴人至京师，为设食，有酪苏，未知是何物也，强而食之，归吐，遂至困顿，谓其子曰：“与伶人同死，亦无所恨；然故宜慎之。”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二 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五十八

太原人夜失火，出物，欲出铜枪，误出熨斗，便大惊惋，谓其儿曰：“异事！火未至，枪已被烧失脚。”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三 《太平御览》卷七百五十七

某甲夜暴疾，命门人钻火。其夜阴暝，不得火，催之急，门人忿然曰：“君责人亦大无道理，今暗如漆，何以不把火照我？我当得觅钻火具，然后易得耳。”孔文举闻之曰：“责人当以其方也。”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 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六十九并引至钻火具 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五十八引有下二句

有人吊丧，并欲赍物助之，问人：“可与何等物？”人曰：“钱布谷帛，任卿所有尔。”因赍一斛豆置孝子前，谓曰：“无可有，以大豆一斛相助。”孝子哭唤奈何，己以为问豆，答曰：“可作饭。”孝子复哭穷，己曰：“适得便穷，自当更送一斛。”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五 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六十二

吴沈珩弟峻，字叔山，有名誉，而性俭吝。张温使蜀，与峻别，峻入内良久，出语温曰：“向择一端布，欲也送卿，而无粗者。”温嘉其能显非。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五 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二十 《太平广记》卷一百六十五又尝经太湖岸上，使从者取盐水；已而恨多，敕令还减之。寻亦自愧，曰：“此吾天性也。”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六十五

赵伯公肥大，夏日醉卧，孙儿缘其肚上戏，因以李子内其脐中，累七八枚；既醉，了不觉；数日后，乃知痛。李大烂，汁出，以为脐穴，惧死，乃命妻子处分家事，乃泣谓家人曰：“我肠烂将死。”明日李核出，乃知孙儿所内李子也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三百七十又卷八百六十八两引互有详略今参合订补

恒帝时有人辟公府掾者，倩人作奏记文；人不能为作，因语曰：“梁国葛龚，先善为记文，自可写用，不烦更作。”遂从人言写记文，不去葛龚名姓，府公大惊，不答，而罢归。故时人语曰：“作奏虽工，宜去葛龚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四百九十六

汉司徒崔烈辟上党鲍坚为掾，将谒见，自虑不过，问先到者仪，适有答曰：“随典仪口倡。”既谒，赞曰：“可拜。”坚亦曰：“可拜。”赞者曰：“就位。”坚亦曰：“就位。”因复着履上座，将离席，不知履所在，赞者曰：“履着脚。”坚亦曰：“履着脚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四百九十九

平原陶邱氏取渤海墨台氏女，女色甚美，才甚令，复相敬。已生一男而归，母丁氏年老，进见女。女既归而遣妇，妇临去请罪，夫曰：“曩见夫人，年德以衰，非昔日比。亦恐新妇老后，必复如此。是以遣，实无他故。”同上

某甲为霸府佐，为人都不解。每至集会，有声乐之事，已辄豫焉；而耻不解，妓人奏曲，赞之，已亦学人仰赞和同。时人士令已作主人，并使唤妓客。妓客未集，召妓具问曲吹，一一疏着手巾箱下。先有药方，客既集，因问命曲，先取所疏者，误得药方，便言是疏方，有附子三分，当归四分，已云：“且作附子当归以送客。”合坐绝倒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五百六十八

南方人至京师者，人戒之曰：“汝得物唯食，慎勿问其名也。”后诣主人，入门内，见马屎，便食之，觉臭。乃步一作上进，见败屨弃于路，因复嚼，殊不可咽。顾怍曰：“且止！人言不可皆信。”后诣贵官，为设飧，因见视曰：“汝是首物，戒故昔，且当勿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六百九十八又卷八百五十一

人有斫羹者，以杓尝之，少盐，便益之，后复尝之向杓中者，故云：“盐不足。”如此数益升许盐，故不咸，因以为怪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六十一

甲卖肉，过入都厕，挂肉着外。乙偷之，未得去，甲出觅肉，因诈便口衔肉云：“挂着外门，何得不失？若如我衔肉着口，岂有失理？”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六十二 《北堂书钞》卷一百四十五陈禹谟补注姚彪与张温俱至武昌，遇吴兴沈珩于江渚守风，粮用尽，遣人从彪贷盐一百斛。彪性峻直，得书不答，方与温谈论。良久，敕左右倒盐百斛着江水中，谓温曰：“明吾不惜，惜所与耳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六十五 《太平广记》卷一百六十五

楚人贫居，读《淮南方》：“得螳螂伺蝉自鄣叶，可以隐形。”遂于树下仰取叶——螳螂执叶伺蝉——以摘之，叶落树下；树下先有落叶，不能复分别，扫取数斗归，一一以叶自鄣，问其妻曰：“汝见我否？妻始时恒答言‘见’，经日乃厌倦不堪，给云：‘不见。’嘿然大喜，赍叶入市，对面取人物，吏遂缚诣县。县官受辞，自说本末，官大笑，放而不治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九百四十六

汉世有老人，无子，家富，性俭啬，恶衣蔬食，侵晨而起，侵夜而息；管理产业，聚敛无厌，而不敢自用。或人从之求丐者，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，自堂而出，随步辄减，比至于外，才余半在，闭目以授乞者。寻复嘱云：“我倾家赡君，慎勿他说，复相效而来。”老人俄死，田宅没官，货财充于内帑矣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一百六十五

有甲欲谒见邑宰，问左右曰：“令何所好？”或语曰：“好《公羊传》。”后人见，令问：“君读何书？”答曰：“唯业《公羊传》。”试问：“谁杀陈佗者？”甲良久对曰：“平生实不杀陈佗。”令察谬误，因复戏之曰：“君不杀陈佗，请是谁杀？”于是大怖，徒跣走出，人问其故，乃大语曰：“见明府，便以死事见访，后直不敢复来，遇赦当出耳。”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六十

甲与乙斗争，甲啮下乙鼻，官吏欲断之，甲称乙自啮落，吏曰：“夫人鼻高耳，口低岂能就啮之乎？”甲曰：“他踏床子就啮之。”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六十二

甲父母在，出学三年而归，舅氏问其学何得，并序别父久，乃答曰：“谓阳之思，过于秦康。”既而父数之：“尔学奚益？”答曰：“少失过庭这训，故学无益。”

俗人欲相共吊丧，各不知仪，一人言粗习，谓同伴曰：“汝随我举止。”既至丧所，旧习者在前，伏席上，余者一一相髡于背，而为首者以足触胷曰：“痴物！”诸人亦为仪当尔，各以足相踏曰：“痴物！”最后者近孝子，亦踏孝子而曰：“痴物！”

有痴婿，妇翁死，妇教以行吊礼。于路值水，乃脱袜而渡，惟遗一袜。又睹林中鸪鸣云：“鸪鸪，鸪鸪。”而私诵之，都忘吊礼。及至，乃以有袜一足立，而缩其跣者，但云：“鸪鸪鸪鸪。”孝子皆笑。又曰：“莫笑莫笑，如拾得袜，即还我。”

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，初竖执之，不可入，横执之，亦不可入，计无所出。俄有老父至曰：“吾非圣人，但见事多矣。何不以锯中截而入。”遂依而截之。

齐人就赵人学瑟，因之先调胶柱而归，三年不成一曲。齐人怪之，有从赵来者，问其意，方知向人之愚。并同上

吴国胡邕，为人好色，娶妻张氏，怜之不舍。后卒，邕亦亡，家人便殡于后园中。三年取葬，见冢土化作二人，常见抱如卧时，人竞笑之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三百八十九

楚人有担山鸡者，路人问曰：“何鸟也？”担者欺之曰：“凤凰也。”路人曰：“我闻有凤凰久矣，今真见之，汝卖之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乃酬千金，弗与；请加倍，乃与之。方将献楚王，轻宿而鸟死。路人不遑惜其金，惟怅不得以献耳。国人传之，咸以为真凤而贵，宜欲献之，遂闻于楚王。王感

其欲献己也，召而厚赐之，过买风之直十倍矣。《太平广记》卷四百六十一

汉人有适吴，吴人设筭，问是何物？语曰：“竹也。”归煮其床箠而不熟，乃谓其妻曰：“吴人握辘，欺我如此！”释赞宁《笋谱》卷下

补 佚 据鲁迅《古小说钩沉》本

伯翁妹肥于兄，嫁于王氏，嫌其太肥，遂诬云无女身，乃遣之。后更嫁李氏，乃得女身。方验前诬也。《类林杂说》十

案此条，《古小说钩沉》次在“赵伯公肥大”条后。

平原人有善治伛者，自云：“不善，人百一人耳。”有人曲度八尺，直度六尺，乃厚货求治。曰：“君且□。”欲上背踏之。伛者曰：“将杀我。”曰：“趣令君直，焉知死事。”《续谈助》四

有人常食蔬茹，忽食羊肉，梦五脏神曰：“羊踏破菜园。”《紺珠集》十三

附

《笑林》出处

《笑林》，晋陆云撰，今仅见宋佚名《五色线》卷下及释赞宁《笋谱》引“汉人煮簍”一条，清文廷式《补晋书艺文志》卷五子部小说家类也据《五色线》着录了陆云的《笑林》。

中华谐谑十大奇书第二部

启
颜
录

〔唐〕

侯白撰

《启颜录》导读

在中华谐谑文化中,《启颜录》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。以其产生时代之早、版本之繁富、内容之特别、说笑艺术之高雅,可称为中华谐谑奇书第二。

现存《启颜录》,主要从下列资料中辑出:敦煌卷子;《太平广记》;《类说》卷14;《续百川学海》广集,陈禹谟《唐滑稽》卷22;许自昌《捧腹编》。

《启颜录》的作者记载较为复杂。《续百川学海》载唐侯白撰,《说郛》正文署唐侯白,目录却署刘焯。《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云:“《启颜录》十卷,侯白撰。”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则说:“《启颜录》八卷,不知作者,杂记恢谐调笑事。《唐志》有侯白《启颜录》十卷,未必是此书。然亦多有侯白语。但讹谬极多。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亦有“皮光业《启颜录》”的记载。从这些情况看来,《启颜录》多半为隋初侯白草创,后人续加增益。在一般情形下,还是把《启颜录》的著作权归于侯白。惜乎有关侯白的历史记载并不多见,人们只能从《启颜录》这部诙谐故事中,一睹著作者的幽默风采。

与中华谐谑奇书第一的《笑林》相比,《启颜录》业已取得某种进步。它不仅收录了不少原始笑话,而且将它们按标准分为“论难”、“辩捷”、“昏忘”、“嘲诮”等类。即便是没有分类的笑话故事,也多有标题,比如“优旃”、“千字文语乞社”、“山东佐史”、“嘲臀”、“子在回何敢死”等。分类自然体现了著作者对笑话较高层次上的美学把握,即对故事添加标题,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体现了著作

者或辑录者的概括和抽象,体现了他对笑话的某种理性认识。

从笑话的内容看,《笑林》似多生活笑话,而《启颜录》则多历史笑话,似乎都是有根有据的而非杜撰或采录的故事。每则故事都几乎标上了时代的印痕,或秦或汉,或魏或晋,而以“今朝”隋唐居多。这又说明,《启颜录》虽然含有历史意味,然而这并没有怎样它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性。这恐怕也可算是《启颜录》的一“奇”。

论 难 (原误衍辩捷二字)

北齐高祖尝以大斋日设聚会。时有大德法师开道,俗有疑滞者,皆即论难,并援引大义,广说法门,言议幽深,皆存雅正。石动莩最后论义,谓法师曰:“且问法师一个小义,佛常骑何物?”法师答曰:“或坐千叶莲花,或乘六牙白象。”动莩云:“法师全不读经,不知佛所乘骑物?”法师又即问云:“檀越读经,佛骑物何?”动莩答云:“佛骑牛。”法师曰:“何以知之?”动莩曰:“经云:‘世尊甚奇特,’岂非骑牛?”坐皆大笑。又谓法师曰:“法师既不知佛常骑牛,今更问法师一种小事:比来每经之上,皆云价值百千两金;未知百千两金,恁有几斤?”法师遂无以对。一坐更笑。高祖又尝作内道场,时有一大德法师,先立无一无二、无是无非义。高祖乃令法师升高座讲,还令立其旧义。当时儒生学士,大德名僧,义理百端,无难得者。动莩即请难此僧,必令结舌无语。高祖大悦,即令动莩往难。动莩即于高座前褰衣阔立,问僧曰:“看弟子有几个脚?”僧曰:“两脚?”动莩又翘一脚向后,一脚独立,问僧曰:“更看弟子有几个脚?”僧曰:“一脚。”动莩云:“向有两脚,今有一脚,若为得无一无二?”僧即答云:“若其二是真,不应有一脚,脚既得有一,明二即非真。”动莩既以僧义不穷,无难得之理,乃谓僧曰:“向者剧问法师,未是好义,法师既云:‘无一无二,无是无非。’今问法师此义,不得不答。弟子闻天无二日,土无二王,今者天子一人,临御四海,法师岂更得云无一?卦有乾坤,天有日月,皇后配于天子,即是二人,法师岂更得云无二?今者帝德广临,无幽不照,昆虫草木,皆得其生,法师岂更得云无是?今既四海为家,万方归顺,唯有宇文黑獭,独阻皇风,法师岂更得云无非?”于是僧遂嘿然无原脱以应,高祖抚掌大笑。

高祖又尝集儒生会讲,酬难非一。动莩后来,问博士曰:“先生,天有何姓?”博士曰:“天姓高。”动莩曰:“天子姓高,天必姓高,此乃学他蜀臣秦宓,本非新义。正经之上,自有天姓,先生可引正文,不须假托旧事。”博士云:“不知何经之上,得有天姓?”动莩云:“先生全不读书,《孝经》亦似不见。天本姓也,先生可不见《孝经》云:‘父子之道,天性也。’此岂不是天姓?”高祖大笑。

动莩又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难云:“孔子弟子达者有七十二人。”动莩因问曰:“达者七十二人,几人已着冠?几人未着冠?”博士曰:“经传无文。”动莩曰:“先生读书,岂合不解孔子弟子着冠有三十人,未着冠者有四十二人?”博士曰:“据何文以知之?”动莩曰:“论语云‘冠者五六人’,五六三十也;‘童子六七人’,六七四十二也,岂非七十二人?”坐中大悦。博士无以应对。

高祖又尝以四月八日斋会讲说,石动莩时在会中,有大德僧在高座上讲,道俗论难,不能相决。动莩后来,乃问僧曰:“今是何日?”僧答云:“是佛生日。”动莩即云:“日是佛儿。”僧即变云:“今日佛生。”动莩又云:“佛是日儿。”众皆大笑。

隋卢嘉言尝就寺礼拜,因入僧房,有一僧善于论议,嘉言即与之谈话,因相戏弄,此僧理屈。同座更有二僧,即助此僧酬对,往复数回,三僧并屈。嘉言乃笑而谓曰:“三个阿师,并不解樗蒲,何因共弟子论议?”僧即问曰:“何意论议,须解樗蒲?”嘉言即报曰:“可不闻樗蒲人云:‘三个秃不敌一个卢。’阿师何由可得?”弟子观者大笑,三僧更无以应。

隋有三藏法师,父本商胡,法师生于中夏,仪容面目,犹作胡人,行业极高,又有辩捷。尝以四月八日设斋讲说,当时朝官及道俗观者数千余人,大德名僧及官人有辩捷者前后十余人论

议,法师随难即对,义理不穷,无难得者。最在后,有一小儿,姓赵,年始十三,即于众人中出。众以法师辩捷,既已过人,又复向来论议,皆是高名旧德,忽即见此小儿,形容幼小,欲来论议,众咸怪笑。小儿精神自若,即来就座,大声语此僧曰:“昔野干和尚,自有经文,未审狐作闾梨,出何典故?”僧即语云:“此郎君子,声高而身小,何不以声而补身?”小儿即应声报云:“法师以弟子声高而身小,何不以声而补身;法师既眼深而鼻长,何不截鼻而补眼?”众皆惊异起立大笑。当时既是夏月,法师左手把如意,右手摇扇,既为众人笑声未定,法师又思量答语,即以所摇之扇,掩面低头。小儿又大声语云:“圆扇团团,形如满月,不藏顾菟,翻掩雄狐。”众又大笑。法师即去扇,以如意指麾,别送关,并语未得尽,如意头遂摆落。小儿即起谓法师曰:“如意既折,义锋亦摧。”即于座前,长揖而去。此僧既怒且惭,更无以应。众人无不欢笑,惊难称嗟。

辩 捷

齐徐之才有学辩捷,又善医术。尚书王元景骂之才为师公,之才应声答曰:“既为汝师,复为汝公,在三之义,顿居其两。”

陈徐陵为散骑常侍,聘隋,隋文帝时在东都,选朝官有辩捷者,令对南使。当时初夏微热,又徐是南人,隋官一人弄徐陵曰:“今日之热,总由徐常侍来。”徐陵应声答曰:“昔王肃入洛,为彼制仪,今我来聘,使卿知寒暑。”众遂无答。徐陵时年七十五,复有一人问曰:“徐常侍年几?”徐陵又即答曰:“小于如来五岁,大于孔子二年。”众人皆笑,又无以报。隋文帝既以徐陵辩捷,频有机俊,无人酬对,深以为羞,乃更访朝官有谁可令使,当时有人举卢思道颇有辩捷,堪令对使。文帝闻之,甚喜,即召思道,令对南使。朝官俱送往见徐陵,徐陵遥见思道,年最幼少,笑曰:“此公甚小。”思道遥即应曰:“以公小臣,不劳长者。”须臾坐定,徐陵谓思道曰:“昔殷迁顽人,本居兹邑,今之存者,并是其人。”思道应声答曰:“昔永嘉南渡,尽居江左,今存者唯君一人。”众皆大笑。徐陵遂无以可答。

隋薛道衡为聘南使,南朝无问道俗,但是有机辩者,即方便引道衡见之。有一僧甚辩捷,乃令于寺上佛堂中读经,将道衡向寺礼拜。至佛堂门边,其僧乃大引声读《法华经》云:“鸱盘茶鬼,今在门外。”道衡即应声还以《法华经》答云:“毗舍闍鬼,乃住其中。”僧徒愧服,更无以相报。

隋朝令卢思道聘陈,陈主敕:“在路诸处,不得共语,致令失脱。”思道既渡江,过一寺中,诸僧与思道设食,亦不敢有言,但处分索饮食而已。后索蜜汤益智劝思道,思道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五三引不重思道二字尝之,思道笑曰:“法师久服无效,何劳以此劝人?”僧既违敕失脱,且惭且惧。思道至陈,手执国信,陈主既见思道,因用《观音经》语弄思道曰:“是何商人?赍持重宝。”思道应声,还以《观音经》报曰:“忽遇恶风,遂漂坠罗刹鬼国。”陈主大惭,遂无以应。

陈朝又尝令人聘隋,隋不知其人机辩深浅,乃密令侯白改变形貌,着故弊衣裳,诈为贱人供奉。客使谓是贫贱,心甚轻之,乃旁卧放气,与之言语。白心甚不平,未有方便。使人卧问侯白曰:“汝国马价贵贱?”侯白即报云:“马有数等,贵贱不同:若是伎俩有筋脚,好形容,值三十贯以上;若形容不恶,堪得乘骑者,值二十贯以上;若形容粗壮,虽无伎俩,堪驮物,值四五贯以上;若别尾翦蹄,绝无伎俩,旁卧放气,一钱不值。”于是使者大惊,问其名姓,知是侯白,方始惭谢。

越公杨素戏弄侯白云:“山东人多仁义,借一而得两。”侯白问曰:“公若为得知?”素曰:“有

人从其借弓，乃云揭刀去，岂非借一而得两？”白应声曰：“关中人亦甚聪明，问一而知二。”越公问曰：“何以得知？”白曰：“有人问：‘比来多雨，渭水涨不？’”报曰：“瀑涨。”岂非问一而知二？”越公于是服其辩捷。

昏 忘

隋时王德任尚书省员外，为人健忘，从朝堂还入省，遂错上尚书庭，谓为本厅，乃大声唤番官，因即坐尚书床上，令取线鞋来脱靴。其看尚书人曰：“此尚书厅也，尚书在此。”德遂狼狽下阶，而走本厅，未坐，便向厕，付笏与从后番官，把笏立于厕门之侧。德从厕出，见番官把笏而立，即惊问曰：“公是何官人？”番官曰：“是向者从公人。”德始觉悟。乃取笏上厅坐，顾见向者番官尚立，又更问曰：“君是何人？”番官曰：“是番官。”德乃执笏近前揖曰：“公作官来几番？”番官不知所答，掩口而退。

鄂县有一人多忘，将斧向田斫柴，并妇亦相随。至田中遂急便转，因放斧地上，旁便转讫，忽起见斧，大欢喜云：“得一斧。”仍作舞跳跃，遂即自踏着大便处，乃云：“只应是有人因大便遗却此斧。”其妻见其昏忘，乃语之云：“向者君自将斧斫柴，为欲大便，放斧地上，何因遂即忘却？”此人又熟看其妻面，乃云：“娘子何姓，不知何处记识此娘子？”

隋柳真为洛阳令，恍惚多忘。曾有一人犯罪，合决杖，柳真见其罪状，大嗔，索杖欲打，即脱犯罪人衣裳于厅中，坐讫，犹未行杖，即有一客来觅柳真，柳真引客向房中语话。当时寒月，其犯罪人缘忍寒不得，即趺起向厅屋头向日，取袄子散披蹲地。柳真须臾送客出厅门，还，遥见此入，大叫嗔曰：“是何物人，敢向我厅边觅虱？”此人出门径走，更不寻问。

鄂县董子尚村，村人并痴，有老父遣子将钱向市买奴，语其子曰：“我闻长安人卖奴，多不使奴预知之，必藏奴于余处，私相平章，论其价直，如此者是好奴也。”其子至市，于镜行中度行，人列镜于市，顾见其影，少而且壮，谓言市人欲卖好奴，而藏在镜中，因指麾镜曰：“此奴欲得几钱？”市人知其痴也，诳之曰：“奴值十千。”便付钱买镜，怀之而去。至家，老父迎门问曰：“买得奴何在？”曰：“在怀中。”父曰：“取看好不？”其父取镜照之，正见眉须皓白，面目黑皱，乃大嗔，欲打其子，曰：“岂有用十千钱，而贵买如此老奴？”举杖欲打其子。其子惧而告母，母乃抱一小女走至，语其夫曰：“我请自观之。”又大嗔曰：“痴老公，我儿只用十千钱，买得子母两婢，仍自嫌贵？”老公欣然。释之余，于处尚不见奴，俱谓奴藏未肯出。时东邻有师婆，村中皆为出言甚中，老父往问之。师婆曰：“翁婆老人，鬼神不得食，钱财未聚集，故奴藏未出，可以吉日多办食求请之。”老父因大设酒食请师婆，师婆至，悬镜于门，而作歌舞。村人皆共观之，来窥镜者，皆云：“此家王相，买得好奴也。”而悬镜不牢，镜落地分为两片。师婆取照，各见其影，乃大喜曰：“神明与福，令一奴而成两婢也。”因歌曰：“合家齐拍掌，神明大歆飧。买奴合婢来，一个分成两。”

梁时有人，合家俱痴，遣其子向市买帽，谓曰：“吾闻帽拟成头，汝为吾买帽，必须得容头者。”其子至市觅帽，市人以皂绳帽与之，见其叠着未开，谓无容头之理，不顾而去。历诸行铺，竟日求之不获。最后，至瓦器行见大口瓮疑当作雅子，以其腹中宛宛，正是好容头处，便言是帽，取而归。其父得以成头，没面至项，不复见物。每着之而行，亦觉研其鼻痛，兼拥其气闷；然谓帽只合如此，常忍痛戴之。乃至鼻上生疮，项上成胝，亦不肯脱。后每着帽，常坐而不敢行。属

岁朝，子孙当拜岁，先语家中曰：“汝子孙欲拜岁者，可早来，阿公若着帽坐待竟，即不见你去。”其朝，老父欲受家人拜岁，不可露头，便戴帽坐待。家人拜岁总至，拜于阶下。老父已戴帽，一无所见。长新妇前拜贺，因祝：“愿公口还得出气，眼还得见明，头还依旧动，脚还不废行。子子孙孙原不重孙字俱戴帽，长住屋里坐萌萌。”

梁时有一书生，性痴而微有词辩，不曾识羊，有人饷其一瓶羊，乃绳系项，牵入市卖之。得价不多，频卖不售。市人知其痴钝，众乃以猕猴来换之。书生既见猕猴，还谓是其旧羊，唯怪其无角，面目顿改，又见猕猴手脚不住，只言市人掇去其角，然为猕猴头上无疮痕，不可为验，遂隐忍不言。乃牵猕猴归家而咏曰：“吾有一奇兽，能肥亦能瘦。向者宁馨膻，今来尔许臭。数回牵入市，三朝卖不售。头上失却皂荚子，面孔即作橘皮皱。”

隋初有同州人负麦饭入京糶之。至渭水上，时冰正合，欲食麦饭，须得水和，乃穿冰作孔取水，而谓冰孔可就中和饭，倾饭于孔中。倾之总尽，随倾即散，其人但知叹惜，竟不知所以。良久，水清，照见其影，因叫曰：“偷我麦饭者只是此人。此贼犹不知足，故自仰面看我。”遂向水打之，水浊不见，因大嗔而去，云：“此贼始见在此，即向何处？”至岸，见有砂，将去便归。

隋时有一痴人，车载乌豆入京糶之，至灞头，车翻，复豆于水，便弃而归，欲唤家人入水取。去后，灞店上人竞取将去，无复遗余。比回，唯有蝌蚪虫数千，相随游泳。其人谓仍是本豆，欲入水取之。蝌蚪知人欲至，一时惊散。怪叹良久，曰：“乌豆，从你不识我，而背我走去，可畏我不识你，而一时着尾子。”

陈长沙王叔坚性骄豪暴虐，每食，常遣仓曹哺饭至，至食欲饱，即问仓曹云：“可罢未？”仓曹若报道可罢，便嗔责云：“汝欲饿煞侬。”乃与杖一顿。若报道未可罢，又责云：“汝欲胀煞侬。”复令与杖一顿。每一食间，仓曹未尝免杖。后食生菜，令仓曹作生菜羹，至食了已来，更无所问，乃索浆水嗽口。仓曹私喜，谓得免杖。嗽口訖，又责仓曹云：“何因生菜第五羹中，都无蓼味？”复令与杖一顿。

隋郑元昌，山东望族，因嫁女与京下仕人，送女入京。在礼席上，男夫妇女亲戚聚会，座上有四五十人。元昌最为尊老，坐居第一，众共观瞻。先不识石榴，席上令钉数颗，元昌取其一，并皮食之，觉其味极酢涩，乃谓主人曰：“此着嘴髓，欲似未熟，请更为煮之。”座上莫不大笑。

河东下里风俗，至七月七日，皆令新妇拜贺阿家，似拜岁之礼，必须祝愿。有一新妇祝阿家云：“七月七日新节，瓜儿瓜子落啞。愿阿家宜儿，新妇宜薛。”河东人呼聾为薛。

鄂县有人将钱绢向市，市人觉其精神愚钝，又见颊颐稍长，乃语云：“何因偷我驴鞍桥去，将作下颌？”欲送官府，此人乃悉以钱绢求充驴鞍桥之值，空手还家，其妻问之，具有此报。妻语云：“何物鞍桥，堪作下颌？纵送官府，分疎自应得脱，何须浪与他钱绢？”乃报其妻云：“痴物，倘逢不解事官府，遣拆下颌检看，我一个下颌，岂只值若许钱绢？”

虢州录事姓卢，家中有枣新熟，乃谂刺史云：“有新枣愿欲奉公。”刺史甚喜。录事乃令其弟将枣来，送与刺史宅。已通，刺史未取枣间，其弟乃自吃枣总尽。须臾，录事自来问：“使君取枣未？”其弟报云：“向来自已吃尽。”录事大怒云：“痴汉，他唤你作何物人？”其弟报云：“只唤作卢录事弟。”又问云：“何物生即吃尽如许枣？”其弟又报云：“一颗一颗吃即尽。”录事又嗔云：“此汉是何物体里？”又报云：“吃枣来，体里渴剿剿。”录事更无以应，乃惭谢刺史而归。

虢州湖城人常青奴，为性痴钝，简点入军，合养官马，配得一匹驢马。果毅总令所是养马卫